

郭敬明

作品集

郭敬明 著

幻城

爱与痛的边缘

左手倒影 右手年华

梦里花落知多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/805+3

2003

郭敬明作品集

郭敬明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郭敬明作品集 / 郭敬明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1
ISBN 7-5313-2541-1

I. 郭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24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东北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850 × 1168mm

印张: 21.25

字数: 592 千字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31.80 元

目 录

幻 城	1
六个梦	169
七天里的左右手	177
寒武纪	185
围城记事	189
我上高二了	195
桃成蹊里的双子座人	198
十二月	206
消失的天堂时光	211
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	227
水中的蓝色鸢尾——读安妮宝贝	229
坐井观天的幸福——读苏童	234
一个人的城市——读刘亮程	238
永远哀伤的孩子——读《彼得·潘》	244
生活在别处	250
剧 本	258
七 天	265
三 个人	273
崇明春天	280

阴 天	304
三月,我流离失所的生活	312
三月,我流离失所的生活(续)	318
明媚冬日	322
2000,我的泱泱四季	325
回首又见它(上)	331
回首又见它(下)	337
扬 花	342
天 下	349
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	368
庄周梦蝶	376
思想的声音	388
毕业骊歌	394
天亮说晚安——曾经的碎片	398
天亮说晚安——带我回家	417
某年某个春末夏初	432
八月天高人浮躁	440
猜火车	444
四季歌	456
冬日的幻觉	464
梦里花落知多少	471

幻 城

幻 城

很多年以后，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泪石的海岸，面朝大海，面朝我的王国，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，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，面朝天空的霰雪鸟，泪流满面。

我的名字叫卡索，我在雪雾森林中长大，陪伴我的是一个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的年龄的巫师，她让我叫她婆婆，可是她却叫我皇子，幻雪帝国的长子。和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弟弟，他的名字叫樱空释。我们两个，是幻雪帝国仅有的两个幻术师。

我的名字在幻术法典上的意思是黑色之城，而我弟弟的名字翻译出来是幻影。我们有不同的母亲和相同的父皇，幻雪帝国的老国王。我的父皇是幻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，在两百年前的圣战中瓦解了冰海对岸火族的几乎全部势力。而那一战也让我的王族受到近乎不可挽回的重创，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战役中死亡，于是家族中的幻术师就只剩下我和樱空释，而那场战役中死亡的巫师占星师和剑士更是不计其数。

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成为所有人记忆中不可触碰的伤痕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就只剩下漫天尖锐呼啸的冰凌和铺满整个大地的火种，天空是空旷而寒冷的白色，而大地则一片火光。我在宫殿里，在温暖的火炉旁，在雍容的千年雪狐的皮毛中，看到父皇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皱紧的眉头。每当外面传来阵亡的消息，我总会看见父皇魁梧的身躯有不经意的晃动，还有母亲簌簌落下的泪水。窗外的红色火焰，成为我

童年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。而画面的背景声音，是我的哥哥姐姐们绝望的呼喊，这种呼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，而且经久不灭，我挣扎着醒来，总会看见婆婆模糊而年老的面容，她用温暖而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面颊，对我微笑，说，我的皇子，他们会在前方等你，你们总会相见。我问她，那么我也会死吗？她笑了，她说，卡索，你是未来的王，你怎么会死。

那一年我 99 岁，还太小，连巫师的资格都没有取得，所以很多年以后的现在，我对那场圣战的记忆已经模糊不堪，而当我问婆婆的时候，她总是满脸微笑地对我说，我亲爱的皇子，等你成为了国王，你就会知道一切。而对于那场战役，我弟弟几乎完全没有记忆。每当我对他提到那场圣战的时候，他总是漫不经心地笑，笑容邪气可是又甜美如幼童，他说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哥，这是天理，你不用难过。说完之后，他会靠过来，亲吻我的眉毛。

我和释曾经流亡凡世三十年，那是在圣战结束之后。我记得在战役的最后，火族已经攻到我们冰族的刃雪城下，当时我看到火族精灵红色的头发和瞳仁，看到漫天弥漫的火光，看到无数的冰族巫师在火中融化，我记得我站在刃雪城高高的城楼上，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，灌满我的长袍。我问父皇，父皇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父皇没有回答，面容冷峻，高傲，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，动作缓慢可是神情坚定，如同幻雪神山上最坚固的冰。

我和弟弟被四十个大巫师护送出城，我记得我在离开的时候一直望着身后不断远离不断缩小的刃雪城，突然间泪水就流了下来，当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悲鸣划过幻雪帝国苍白的天空，我知道那是我姐姐的独角兽的叫声。我的弟弟裹紧雪狐的披风，他望着我，小声地问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他的眼睛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他，我对他说，不会，我们是世上最优秀最强大的神族。

护送我和释的四十个大巫师全部阵亡在出城的途中，我在马车内不断看到火族精灵和巫师们的尸体横陈驿路两旁。其中，我看见了和

我一起在雪雾森林中成长的笈笈，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，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，可是她也死了，死在一块山崖上，一把红色的三棘剑贯穿她的胸膛，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，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，翩跹如同绝美的舞步。我记得马车经过山崖的时候她还没有闭上眼睛，我从她白色晶莹的瞳仁中听到她对我说话，她说，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

我记得最后一个倒下的巫师是克托，父皇的近护卫。我和弟弟从马车上下来，拉载我们的独角兽也倒下了，克托跪在地上，抚摩着我的脸，他指着前面的地平线对我说，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前面就是凡世的入口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他对我微笑，年轻而英俊的面容上落满雪花，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，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展开来，他的目光开始涣散，他最后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，他说，卡索，卡索，未来的王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卡索……

我抱着释站在大雪弥漫的大地上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释用手捧着我的脸，他问我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释幼小的面容，我说，不会，释，哥哥会保护你，你会一直活下去，成为未来的王。

已经是冬天了，幻雪帝国下了第一场雪。幻雪帝国的冬天会持续十年。而且在这十年里面每天都会下雪。我仰望天空弥漫的大雪，想到雪雾森林，在雪雾森林里，永远也没有大雪，四季永远不分明，似乎永远是春末夏初，永远有夕阳般的暖色光芒在整个森林中缓缓穿行。

天空传来一声飞鸟的鸣叫，我回过头，看到了樱花树下的释。樱花的枝叶已经全部凋零，剩下尖锐的枯枝刺破苍蓝色的天空，释的身影显得那么寂寞和孤单。他微笑地望着我，他的头发已经长到地面了，而我的头发才刚到脚踝，冰族幻术的灵力是用头发的长短来衡量的，所以，释应该有比我更强的幻术召唤能力。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很高的孩子。

释望着我，笑容明亮而单纯，他说，哥，下雪了，这个冬天的第一场

雪。雪花纷纷扬扬地落满他的头发，他的肩膀，他年轻而英俊的面容，而我的身上却没有一片雪花。我问他，释，你为什么不用幻术屏蔽雪花？我抬手在他头上撑开屏障，他举起左手扣起无名指，轻轻化掉我的幻术，然后对我说，哥，你那么讨厌雪花掉在你的身上吗？他望着我，笑容里有隐忍的忧伤。然后他转身离开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感到隐隐约约的难过，这就是整个幻雪帝国头发最长幻术最强的人，这就是惟一个不用幻术屏蔽落雪的人，这就是我惟一的弟弟，这辈子我最心疼的人，樱空释。

流亡在凡世的三十年，我还几乎没学会任何幻术，我只能把水变成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冰雕造型，以此谋生。而且我们还要不停地走，躲避火族的追杀。有一次，一个人拿走了我所有的冰雕，可是没有给我钱，释挡在他前面，咬紧嘴唇，一句话也不说地望着他，那个人把释推倒在地上。于是我拿起一碗酒走到他前面，递给他，那个人狰狞地笑，他说，小王八蛋，你想用毒酒毒死我吗？于是我就拿着酒喝了一口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，原来你也那么怕死。那个人暴跳如雷，端过碗去一饮而尽，他说，我他妈的会怕你一个小杂种。然后他就死了。在他临死前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小杂种，我有最纯正的血统。

我只是将那些流进他身体里的酒结成冰，结成一把手三棘剑的形状，贯穿了他的胸膛。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杀人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凡人的血和我们的不一样，不是白色，而是炽热的鲜红色。我压抑着自己的恐惧，而当我望向释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他的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笑容，残酷而且邪气。不过那个笑容一晃即逝。

在那个人倒下的时候，天空又开始下起鹅毛大雪，我抱着释，站在大雪中。释望着我，他说，哥，我们再也不会被别人杀死了，对吗？我说，对，释，没有人可以杀了你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是未来的王。

当我 139 岁的时候，我遇见了梨落，幻雪帝国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巫师。皇族的人在长到 130 岁的时候就会变成成年人的样子，所以当时我抱着还是小孩子模样的樱空释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，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释的父亲，没人知道我们是幻雪帝国仅剩的两个皇子。我还记得当梨落出现的时候，地面的大雪突然被卷起来，遮天蔽日，所有人都四散奔逃，只有我抱着释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杀气。雪花的尽头，梨落高高地站在独角兽上，大雪在她旁边如扬花般纷纷落下，她下马，走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交叉双手，对我说，王，我来接您回去。

那一个冬天是我在凡世的最后一个冬天，大雪如柳絮，柳是我在凡世最喜欢的植物，因为它的花，像极了刃雪城中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十年不断的大雪。

七天之后，当我和释还有梨落站在刃雪城下，我突然泪流满面。离开家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个孩子，而现在，我已经长成和我哥哥们一样英俊挺拔的皇子，幻雪帝国未来的王。新的城墙更加雄伟，我看到我的父皇和母亲还有所有的巫师和占星师站在城墙上望着我，他们对我微笑，我听到他们在喊我和释的名字。释抱着我的脖子问我，哥，我们回家了吗？我们不会被那些红色的人杀死了吗？我吻着释晶莹剔透的瞳仁，说，释，我们回家了。

当城门缓缓开启的时候，我听到满朝的欢呼，欢呼声中，我牵起梨落的手，我说，我爱你，请当我的王妃。

很多年以后我问梨落，我说，梨落，我在看见你七天之后就爱上了你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爱上的我？梨落跪在我面前，抬起头来看我，她说，王，当我从独角兽上下来，跪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说完她对我微笑，白色的樱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落满她白色的头发，花粉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。梨落的白头发泛着微微的蓝色，而不是和我一样是纯正的银白色。因为梨落没有最纯正的血统，所以她只能成为最好的巫师，而无法成为幻术师。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。

当我 200 岁的时候我对父皇说，父皇，请让我娶梨落为妻。当我

说完的时候，整个宫殿中没有一个人的声音。在那之后一个月，幻雪帝国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，在那场大雪中，梨落就消失不见了。

后来母后流着泪告诉了我一切。因为父皇不允许一个血统不纯正的人成为我的王妃。我的王妃，只能是深海宫里的人鱼。

我记得我冲进父皇的寝宫的时候，他正端坐在高高的玄冰椅上，而我，用尽了我全部的幻术将他击败了。当他躺在地上而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他已经老了，我心中那个征战天下号令四方的父皇已经迟暮，那一刻，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，而父皇，也没再说什么。我的弟弟，樱空释，那时就站在旁边，抱着双手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最后，他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

有人告诉我梨落去了凡世，有人说梨落被化掉了全身的巫术遣送去了幻雪神山，而星旧告诉我，其实梨落已经被葬在了冰海的深处。

后来释问过我，他说，哥，你有想过去找她吗？

找？也许她已经死了。

只是也许。也许她还活着。

不必了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，我终将成为幻雪帝国的王，而梨落，永远不可能是皇后。

哥，你就那么喜欢当国王吗？难道你不可以和她一起走吗？

你要我如何放得下父皇，母后，我的臣民，还有你，释。

哥，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可以为他舍弃一切。说完之后释转身离开，而我，一个人站在苍茫的大雪之下。我生平第一次没有用幻术屏蔽，于是，大雪落满了释和我的肩头。

那天晚上，我梦到了梨落，就像星旧说的那样，她被埋葬在冰海的最深处，她微笑着对我说，王，我从第一眼看到你，就爱上了你。然后，梨落就一直呼唤我的名字，她说她在等我，她叫我卡索，卡索，卡索……

她从独角兽上下来，轻移莲步，跪在我面前，双手交叉，她全身有着银白而微蓝的光芒，她仰起头对我说，王，我接您回家……

星旧是刃雪城中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占星师，也是惟——一个替樱空释占过星之后而没有死掉的人。释成年之后，有着和我一样银白色的头发，可是里面，却有一缕一缕红色如火焰的头发。父皇叫过七个占星师替樱空释占星，前六个都在占星的过程中，突然暴毙，口吐鲜血而亡。星旧是第七个，我只记得他和释互相凝视了很久，然后两个人都露出了笑容，他们的笑容邪气而诡异。

星旧占星完毕之后，走到我的面前，跪下，双手交叉，对我说，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确保你的安全。说完他转头看了看释，然后离开。他没有把占星的结果告诉任何人。

只是很久之后他叫侍女给我一幅画，画中是一片海岸，岸上有块竖立的黑色岩石，岩石旁边，开满了红如火焰般的红莲，天空上，有一只盘旋的白色的大鸟。

后来释在我的寝宫看到了这幅画，他的眼中突然大雪弥漫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的风，突然就灌满了释雪白的长袍。

我拿着这幅画回到我阔别已久的雪雾森林。那些参天的古木依然有着遮天蔽日的绿阴，阳光从枝叶间碎片般地掉下来，掉进我白色晶莹的瞳孔里面。草地无边无际地温柔漫延，离离的野花一直烧到天边，森林中依然有美丽流淌的溪涧，溪涧旁边，有美丽的白鹿和一些小孩子，他们都有纯正的血统，有些是占星师，有些是巫师，只是，没有幻术师，幻术师已经长大了，带着一幅画回来。

我站在婆婆的面前，望着她满是皱纹的脸，我说，婆婆，我是卡索。

她走过来，举起手抚摩我的脸，她笑了，她说，王，你长大的样子和你父皇一样，英俊而挺拔。

婆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幅画的意思？

好的，我年轻的王。那片海岸，叫离岸，那块黑色的石头，叫炼涸石，幻雪帝国触犯禁忌的人就会被绑在那块石头上，永世囚禁。

婆婆，那么那只鸟呢？

那是霰雪鸟,这种鸟总是在冬天结束春天开始的时候出现,因为它们的叫声,可以将冰雪融化。

那么我在雪雾森林中为什么没看见过这种鸟?

卡索,我年轻的王,因为雪雾森林里没有冬天,没有雪。

婆婆,那么那些红莲呢?它们代表什么?

卡索,我不知道,也许星旧可以告诉你,可是我不能,我老了。我只知道曾经有个很老的国王告诉过我,他说那种红莲,在火族精灵的大地上长开不败,它象征着绝望,破裂,不惜一切的爱。

婆婆,我和释已经过了幻术师最高层的考验。

是吗?卡索,成绩如何?剩下多少樱花?

婆婆,没有,一片也没有剩下。

我看见一个温暖的笑容在婆婆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,一圈一圈晕染开来,像是美丽的涟漪。耳边传来那些小孩子清亮如风铃般的笑声,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释的笑声了。

落樱坡是幻雪神山下的一块圣地,漫山遍野长满白色的樱花,而且永远不会凋零,我和释在那里经过了最后的考验,成为最顶尖的幻术师。我们要做的是将地上的雪扬起来,用每片雪花击落每片樱花花瓣,然后用雪花替换樱花的位置。我记得那天父皇和母后还有释的母亲莲姬都格外开心,因为我和释创造了幻雪帝国历史上的奇迹,我们没有留下一片花瓣。不过惟一不同的是,当释的最后一片樱花瓣飘落到地上的时候,我还有很多的雪花飞舞在空中。

离开雪雾森林的时候,婆婆一直送我到森林的边缘。我抱了抱她,发现她的身躯又佝偻了一点,只到我胸口。而以前,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,我总喜欢坐在她的膝盖上。

婆婆,其实我一点也不想长大。

卡索,你是未来的王,怎么可以不长大。

婆婆,以前我以为王高高在上,拥有一切,可是现在我却发现,王惟一没有的,就是自由。而我,那么热爱自由。其实我很想走出这座

城堡，走出大雪弥漫的王国。婆婆，其实凡世的三十年里我很快乐，我目睹凡人喧嚣而明亮的生活，有喜庆的节日和悲哀的葬礼，还有弟弟释，那三十年里我用生命保护他，觉得他就是我的天下。婆婆，你一直在森林里，你不知道，其实大雪落下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变得寒冷，何况城堡中的雪，一落十年。

说完之后我就离开了雪雾森林，当我跨进刃雪城的大门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婆婆飘渺的声音，她说，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红莲即将绽放，双星终会汇聚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，请您耐心地等待……

当梨落后——我一直认为她是死了，葬身在冰海深处——我总是有一个重复的梦境，梦中我和释走在凡世一条冷清的街道上，漫天鹅毛大雪，释对我说，哥，我好冷，你抱抱我。我解开长袍抱紧释，然后听到前面有踩碎雪花的脚步声，然后我看见梨落。她走过来，交叉双手，对着还是个小孩子的我说，王，我带您回家。然后她就转身离开了，我想要追上去，可是却动不了，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梨落消失在飞扬的雪花深处，不再回来。

梦境的最后总会出现一个人，银白色的长发，英俊桀骜的面容，挺拔的身材，白衣如雪的幻术长袍，像极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他走过来跪在我的面前，对我微笑，亲吻我的眉毛，他说，哥，如果你不想回家，就请不要回去，请你自由地……

然后我就会突然感到寒冷，那个人总会问我，哥，你冷吗？我点点头，他就扣起左手的食指，然后念动咒语，我的身边就开满了如红莲般跳动的火焰，本来我对火族的火焰格外害怕，可是我感到真切的温暖，而当我抬头再看那个人时候，他的面容就会模糊，然后渐渐弥散如雾气一样。

从小我就是个沉默的孩子，除了释之外我不喜欢和别人说话，从雪雾森林中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失眠。每个晚上我总是站在宫殿的房顶上，看月光在瓦片上舞蹈，听北面雪雾森林中静谧的呼吸声，然后一个人茫然地微笑，脸上有落寂的月光。

我不想当国王，当我的哥哥们没有死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长大之后可以和释一起隐居到幻雪神山，我告诉过释我的这个愿望，我记得当时他的笑容格外灿烂，他说，哥，你要记得，你一定要记得。可是，当我的哥哥全部于圣战中死亡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对释说起过这个愿望，而释，也再没有提起过。

后来我遇到梨落，我们两个就整夜整夜地坐在屋顶上，看星光舞蹈，看雪纷纷扬扬地下落，铺满整个帝国的疆域。

梨落死后，星旧给了我一个梦境，他要我走进去。

在那个梦境中，我看到了白衣如雪的梨落，她高高地站在独角兽上，我听到她的声音，她说，很久以前，我是个简单而幸福的人，每天有深沉而甜美的梦境，直到我遇见卡索，他夜夜失眠，于是我就夜夜陪他坐在空旷而辽阔的宫殿顶上，夜夜看星光在他银白色的头发上舞蹈，翩跹如扬花……

我240岁的生日盛宴上，父皇端坐在高高的玄冰皇座上，他对我微笑，然后说，卡索，我宣布你为下一任幻雪帝国的王，我将在你350岁生日的时候，将整个帝国交给你。

然后我听到满朝的欢呼，看到所有巫师与占星师的朝拜，而我，面无表情地站在喧嚣的中央，心里有着空空荡荡的回旋的风声。

父皇，也许我比哥哥更适合当国王。释站到我旁边，微笑，但坚定地说。

释，你在说什么？父皇望着他，所有的巫师也望着他。

我说，也许我比卡索，更适合当国王。

然后释转过身来对我微笑，俯身过来亲吻我的眉毛，他说，哥，我的头发已经比你长了。

我看到母后坐在父皇旁边望着我，满脸关怀。而旁边的莲姬，释的母后，眼神里有诡异的笑容。

我记得那天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叫滋榻的巫师结束了尴尬的局面，他站出来对我的弟弟说，小皇子，国王不仅仅是灵力最强的人，所以，你不可以代替你哥哥。

释走过去，摸着他的头发说，兹榻巫师，像你一样头发只到膝盖的人如果当了国王，有人要杀死你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能当多久的国王呢？兹榻巫师，我要杀你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

然后释转身走出大殿，他的笑容诡异而邪气，我听到他放肆的笑声一直回荡在刃雪城上。

三天之后，兹榻死在他的巫术室中，衣服完好，身体却完全融化成水，蔓延在玄武岩的地面上，如同死在火族精灵的幻术之下。

兹榻的死让整个刃雪城陷入一片死寂。人们在怀疑火族是否又潜入幻雪帝国的疆域，甚至潜入刃雪城。

我曾经问过星旧，我说，你知道兹榻是怎么死的吗？

知道，可是原谅我，年轻的王，我无法告诉你。

连我都不能说吗？

是，连你父皇都不能说。你应该知道刃雪城中的占星师有自由占星自由释梦的权利，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。

好吧，我也累了，我不想再了解下去。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有火族的人潜伏在刃雪城中？

王，没有。如果有，我会告诉你，而且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王，只要有人威胁到你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

那兹榻是死在火族的幻术下吗？

星旧转过身，背对着我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，大雪在风中四散开来，落满了星旧的肩膀，我想走过去为他撑开幻术屏蔽，可是最后我还是什么也没做。当我走进宫殿的时候，我听到鹅毛大雪中星旧飘渺的声音破空而来，他说，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红莲即将绽放，双星终会汇聚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，请您耐心地等待……

兹榻死后三个月，刃雪城中突然火光冲天，每个人脸上都是火光映出的红色。我在圣战之后再一次看到了被烧成红色的天空和父亲冷峻的面容。起火的地方是幻影天，樱空释的宫殿。

当我赶到幻影天的时候，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宫殿，我看到里面

不断有宫女融化消散，最终变成白色的雾气，如同圣战中那些死亡的巫师。我想到释，我突然看到释的笑容出现在天空上面，于是我扣起无名指，在我身边用幻术召唤出风雪，围绕我飞旋，然后我冲进了火光之中。

释倒在玄武岩的地面上，周围只残留了很少的风雪围绕着保护他，我把他抱起来，拥进我的雪花中，我看到释用手捂着眼睛，白色晶莹的血从指缝中不断流出来，那一刻我难过得要死，他是我曾经想用生命保护的天下吗？我就是这样保护释的吗？

释用一只眼睛望着我笑了，然后他就昏迷过去，他在失去知觉前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惟一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只有一个字，他说，哥。

我抱紧他，我对着已经昏迷的释说，释，无论谁想伤害你，我都会将他碎尸万段，因为，你就是我的天下。

幻雪神山的祭星台。星旧站在苍茫的雾气中。

星旧，你知不知道幻影天的大火是怎么回事？

我知道，亲爱的王，你父亲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可是原谅我，我不能说。

那我问你，是不是有火族的人要伤害释？

星旧走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双手交叉，他说，卡索，我未来的王，没有人要伤害樱空释，你相信我。只是王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红莲即将绽放，双星终会汇聚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，请您耐心地等待……

后来释就只有一只眼睛了。我看到释戴着眼罩的面容心里总是空荡荡地难过，而释总是对我说没关系，他的笑容甜美。

他俯身过来，亲吻我的眉毛，叫我，哥。

樱花在风中不断凋零不断飘逝，落满我和他的肩膀。

在发生了这许多事情之后，父皇开始担心帝国的安全，他似乎在考虑将皇位传给灵力高强的释。我每次经过莲姬的旁边，总会看到她